

巴金短篇小說選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巴金短篇小說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巴金短篇小說選集

出版者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52) 字數211000 印刷00001—45000

33.5"×45.5" 1/32 印張9³/₁₆ 定價0.97元

自序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間是一九二七年的春天。那時我和一個朋友同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古老公寓五層樓上的一個房間裏面。我後來在一篇『回憶』裏描寫那個房間說：

屋子是窄小的。窗戶整天開着，下面是一條靜寂的街，那里通常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從窗戶裏也可以望見人們在大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正對面是一所大樓，這古老的建築不僅阻攔了我的視線，也遮住了陽光，使我那間充滿煤氣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顯得更陰暗，更憂鬱了。

我在同一篇文章裏描寫我那時的生活道：

我的生活是很單調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在盧森堡公園裏散步，晚上到夜校補習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讓破舊的書本蠶蝕我的年青的生命。我在屋子裏翻閱那些別人不要讀的書。常常在一陣難堪的靜寂以後，空氣忽然震動起來，街道也震動了，連我的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有一片隆隆的聲音。我簡直忘了這個身子在什麼地方。周圍好像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響聲漸漸地消失了。經驗告訴我：一輛載重的卡車在下面石子鋪的街上馳過了。不久一切又歸於靜寂。我慢慢地站起來走到窗前，伸出頭去看這條似乎受了傷的街，我又看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是冷清清的，有幾個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於是我的心又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

晚上十一點鐘後我和朋友從夜校出來，腳踏着雨溼的寂靜的街道，眼望着杏紅色的天空，望着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的鐘樓，那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有一次我一個人走過國葬院旁邊的一

條路，我走到了盧騷的銅像的腳下，不自覺地伸出手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摩一個親人，然後我擡起頭仰望著那個拿了書和草帽的站着的巨人，那個被托爾斯太稱爲「十八世紀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我的痛苦，直到警察的沈重的腳步聲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界裏的時候。

每夜我回到旅館裏，讓我的疲倦的身子稍微休息一下，就點燃了煤氣竈，煮茶喝。聖母院的悲哀的鐘聲響了，沈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上海的生活，我想到在那里的朋友，我想到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過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

於是：

爲了安慰我的這類寂寞的年青的心，我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天晚上，一面聽着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一個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的前四章。

這樣，連我自己也沒有料到地我就成爲一個『作家』了。我一直寫了二十八年，在書桌上面消耗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時間。我曾經寫過多少次，嚷過多少次，要拋棄藝術，要捨棄文學生活。可是我始終沒有辦到。

我的寫作生活是痛苦的，因爲我承認過：

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種種的矛盾，我的作品裏也是的。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爲的衝突，理智和感情的衝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生活，全作品。我的生活是一個痛苦的掙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號……同

目次

自序.....	一
亡命.....	一
亞麗安娜.....	八
獅子.....	二〇
奴隸底心.....	二九
狗.....	四四
愛的十字架.....	五五
墮落的路.....	六六
電椅.....	六七
五十多個.....	一〇六
月夜.....	一三三
將軍.....	一三一

沈落	二四三
化雪的日子	二五八
鬼	二七五
雨	二〇二
某夫婦	二三三
豬與雞	二三九
廢園外	二五六
長生塔	二五九
能言樹	二七一

亡 命

這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那時發布里還在巴黎。

有一天我和他去聽了波蘭大科學家波龍斯基底講演。講題是『人類底將來』。

我們費了很大的氣力在潮湧似的人羣中擠出了一條路離開哲人館的時候，那位白髮飄飄的老科學家底最後的話還在我底耳邊：

『我沒有家，世界就是我底家。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我都覺得是在我自己底家裏。各處的人都一樣地歡迎我，好像我是他們底一個親人，一個同胞，國家的界限在我底眼前消滅了。我在世的时间也許不多了，然而在五十年的科學工作之後看見人類一天天地逼近那個偉大的目的，在我真是萬幸的事。一想到將來四海一家的那一天，一想到我們底子孫底幸福，我覺得一個人底幾十年的工作算不得什麼，而我卻已經得到很大的報酬了。』

這樣的話從七十多歲的老人底顫動的嘴唇裏吐出來的時候，全會場的聽衆像着了魔一般，都屏息地聽着。我呢，熱淚已經溼潤了眼睛，可是我底心裏反倒暢快。我好像進入了幻想的境界，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羣衆底狂熱的拍掌歡呼聲驚醒了我，我還想多看波龍斯基兩眼，可是他已經走下講壇了。

我們在聖米雪爾大街上慢慢地走着，還在細細回味波龍斯基底話。

『你覺得他底演說怎樣？』發布里帶着奇怪的聲音問我。

『好極了，尤其是最後的一段叫人感動，』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是說他底詞令好呢，還是意義好？』他差不多完全冷漠地問，好像教員在考問學生一樣。我覺得他底態度有點奇怪，但我毫不遲疑地答道：『自然兩樣都很好。我相信四海一家的日子不久就會來了。我們不論想去什麼地方，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在那里就好像在自己底家裏一樣。這樣的日子遲早就會來的，並不要多久。』我底話是從我底心裏出來的，我那時的激動，很難找到恰當的話來形容。我覺得我底整個心都在說話了。後來我又加上一句：『你在我們法國不覺得像在你底家裏一樣嗎？』

『不，你不懂得，』他痛苦地、簡短地說，眼裏射出一種憂鬱的光。

『那麼有什麼呢？』我驚奇地說了出來。我望着他底眼睛。忽然我記起了他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和他認識的幾個月裏面，我很少看見他底笑容。『尼克，告訴我，你有什麼悲哀？』

『維克多，你不會了解，』他頹喪地搖着頭，然後又大聲說：『你懂得什麼叫做亡命嗎？』

他底意思當然不是問這個字底意義。我明白他底問話。但我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呢？我一生並沒有離開過法國。我底父母在這里，我底親戚在這里。我過着舒服的生活，安安靜靜地在大學裏，在圖書館裏繼續我底文學的研究。我知道什麼叫做亡命嗎？

發布里底話是不錯的。我拿什麼話來回答他呢？這時候我突然有了一種新奇的感覺，我覺得不

知道亡命是一件可恥的事。但發布里爲什麼要提起這問題呢？我正預備找話來回答，他卻又說了：

『來，你跟我到我家裏去，我要告訴你。』他底聲音低沉，但很莊重，使我起了一種惶恐的感覺，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話要告訴我。聖米雪爾大街的咖啡店裏這時候很熱鬧，音樂聲和笑語聲送到底耳邊，好像是一種諷刺。不知道爲什麼我也傳染到了發布里底無名的悲哀。

發布里底住處就在這拉丁區的一條小街裏，旅館底名字我是從來不注意的，他底房間在第四層樓。一百四十法郎一月的房租就可以說明房間底不好。我一走進屋就聞到煤氣，因爲他自己在家里做飯。他底經濟情形是不好的。

『這就是亡命的生活！』他讓我坐下以後，自己便在房裏大步踱着，說了這句話，歇了一下又說下去：『你們這般人是不會懂的。這亡命生活！這可怕的亡命生活！……』

我從前疑心他是一個亡命者，現在他果然是了。

『你曉得什麼叫做亡命嗎？這就是離開你底家庭，你底親友，拋棄你底一切，』他憤激地說，愈說聲音愈激昂。『不許你住在那一個你所知道得更真切的地方，不許你和你所愛的人共同工作。還有呢，那永久的飄泊！到處的歧視！到處的壓迫！沒有一個可以工作的固定的地方，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我不論到什麼地方，總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邦人，一個陌生者。我到過比利時，我到過西班牙，我到過德國以及別的地方，可是沒有一處住上半年的。到處的歧視，壓迫，驅逐，世界上快要沒有我立足的一塊地方了。這亡命的生活，你想，誰能够長久地忍受下去。你看……』說到這里他走到我面前把左手伸給我。五根手指上都佈滿着齒痕，密密麻麻，像蜂巢一般，我不知道

以前怎麼會不會注意到。

「這是我用自己底牙齒咬的，」他不等我發問，便做出殘酷、堅忍的樣子給我解釋說。『我這一年來實在忍受不下這種生活了。每天晚上當全巴黎睡着的時候，我底心燃燒着一種不能熄滅的烈火，和一種壓抑不住的欲望。我想回到那里，回到我所知道得更真切的人民那里，去幫助他們。然而這只是一場夢。一隻鐵腕壓住了整個地方。我呢，人家是不許我回去了。我每一想到那藍天的意大利，想到匍匐在那鐵腕下面的人民，想到那永不能實現的願望，我底整個心都要燃燒起來了。我只得用力緊緊咬着這五根手指，纔可以使心裏的火漸漸熄滅下去。自然這是很痛苦的，但是當那願望在心裏燃燒的時候，那比痛苦還要更難忍受呢！……不錯，波龍斯基是有理的，世界就是他底家，他不論到什麼地方，人們總是一樣地歡迎他。我呢，在我，世界就變得這麼窄小了。許多地方對於我都成了禁地，我到處被人驅逐。現在就在這里，我也不知道還能够住多久。一個思想時時在震撼我底腦子，我清楚地知道要是在這里也被人驅逐，那麼我就沒有去處了。……』他發狂似地笑了起來。『哈哈，這世界上就沒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知道他底話是真實的，但我卻似乎在做夢。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可能的？在這樣大的世界中怎麼會有人居然找不到一塊立足的地方。我同情地、驚疑地望着他。我看出他底眼睛裏發射着強烈的光，我知道他底那個永不能壓抑住的願望又在燃燒了。我找不出話來安慰他，便站起來，向他告辭，要回去。

『不，不要去，這里寂寞得很！死，這里只有死，我怕，我忍不住！』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

我便留在他底家裏用了晚餐。喫過飯他又說在屋裏很悶，約我一道出去散步。

出了旅館我們又在紅天下面了。在夜晚，巴黎的天空是紅的，聖母院底兩個高聳的鐘樓黑森森地突出在紅天中，顯得十分可怕，這條街上的古建築顛巍巍地立在半黑暗裏，似乎要倒下去的樣子。兩三個醉了的行人在我們面前哼着小曲走過。一切都增加了發布里底悲哀。他又歎息起來：

『呵，在我們那里，這時候是多麼美麗呵！在月明之夜，在藍天底下，同着自己所愛的人……』他似乎進了夢的境界，以後的話說得很低，我聽不清楚了。

走不多遠，剛走入聖米雪爾大街，他忽然又煩惱地說：『不走了，我要回去了。我實在忍不住……』他不等我答話便逕自去了。

他走得很快，我想喚他，可是他已經走遠了。只有他底黑影還在紅天下面顛巍巍地抖着。

我癡立着。紅天的巴黎與藍天的意大利在我底腦子裏打轉。

在回家的途中，我只是在思索一個問題，就是這一晚的新發現——亡命。波龍斯基底講演早已忘在腦後了。

大約在三四天以後，我又在B教授底課堂裏遇見發布里。他似乎專心在聽講，可是面貌憔悴多了。我底眼光自然地落在他底左上，那隻手拿着筆記本，微微地抖着。下課後他不和我說話就走了。

又過了一個禮拜的光景，一天晚上他忽然到我家裏來。他帶着滿面愁容，拿出一份報紙給我看。這是從羅馬寄來的。他指給我看的一段新聞是最近在那里被捕的青年的名單。其中有一個女人底姓名是用紅筆勾了出來的：羅沙·布拉提。

羅沙·布拉提，這個姓名我第一次見到。她究竟是什麼人？和他又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她不過是那羣革命黨人中間的一個女人罷了，這是從報紙上看出來的。我默默地把報紙還給他，並不說一句話。

他在我底房裏大步踱着，雙手交叉在身後，頭埋下，好像很苦惱。我默默地注意他底舉動。

他忽然擡起頭來，圓睜着兩眼看我。他底眼睛裏又燃燒着那永不能壓抑的欲望，而且比以前更厲害了。這裏面還含着一種不可了解的東西。他底眼光挾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我底臉部掃來。我怕看他底那對眼睛，便掉開了頭。我一面翻着桌上的書，一面無心地唸道：「羅沙·布拉提。」

「你知道她嗎？」他跑過來搖着我底膀子，狂暴地問。

「什麼？」我也驚奇地問，但馬上又鎮靜了，答道：「報紙上不是載着她底姓名嗎！」

「是的，」他絕望地說，「他是我底……未婚妻，她也被捕了。……朋友們在那里奮鬥。我卻在這里浪費我的光陰。我不能够去幫助他們。……我在這里只有死。在你們底巴黎只有死。……我要的是生命。……」他抓住自己底頭髮，瘋狂地走着，用嘶啞的聲音說下去：「我要回去呵，便是拿生命冒險我也要回去呵。……在那里纔有生命！……巴黎……咖啡店底音樂，跳舞場……戲院……紅磨坊……美國人……圖書館……魯佛爾……女人……够了，够了，只要我能够回去呵……能够離開這里呵！……我還年輕，我需要的是生命。……我不要這死的生活！……你們底巴黎有什麼給我呢？」他說到這里忽然跑到牀前躺下去，捧着臉大聲哭起來。

我沒有話勸他，我有我自己底思想。我覺得羞愧。我第一次替我們法國人慚愧。他說得不錯。

我們底巴黎有什麼給他呢？我們又有什麼給住在這裏的十幾國的亡命者呢？國家圖書館，魯佛爾是不朽的，但那是我們祖先底遺產。我們現在有什麼給他們呢？……我們滿足地生活，滿足地享樂。我們旁觀着別人爲理想奮鬥，爲理想受苦。在我們這裏有十幾國的亡命者爲理想、爲人類底將來受苦。而我們法國的青年卻只顧自己享樂。我們有什麼給他們呢？

許多愁思纏住了我。過了一些時候，我稍微鎮靜了一點，便掉頭去看他，他正把左手放在口裏咬。看了這景象，一種無名的悲哀又占有了我，我把頭埋在桌上。後來聽見他站起來慢慢走出去的聲音，我也不曾把頭擡起來。

不久大學放了假，我沒有再看見他。我也不知道他底行蹤，一直到今天纔從『小巴黎人報』上讀到他底消息。

報紙上那一段記載底大意是：意王明日可到巴黎，警察總監夏布君爲保障意王底安全起見，已於日前下令將留居巴黎之反法西斯蒂意大利人三百名全數驅逐出境。其中有四個人是押送往比利時，被比國政府拒絕，再逐到他處去的。這四人中有一個姓名是尼可拉·發布里。

「要是我在這裏也被驅逐，那麼我就沒有去處了。」這句話我還記得非常清楚。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禱祝他能够找到一個比巴黎更可以安慰他的地方，雖然我知道世界是這樣地小。

『人類底將來』，聽說大科學家波龍斯基這時候又在美國講演這個題目了。要是他聽到了發布里底故事，不知道還有什麼話可說？

亞麗安娜

星期六早晨我從圖書館回來，剛走到旅館門口，遇見了亞麗安娜，她說：「我留了一個信給吳。」她和我握了手，並不再說什麼便急忙地走了。

進了旅館在放鑰匙的地方發見了亞麗安娜底信，我帶了它上樓，先到吳底房間。鑰匙在門上鎖孔裏。我不敲門就進去。吳穿着他底玄青緞子的中國皮袍端坐在桌子旁邊，注意地讀什麼書。

「怎麼？你在家！」我驚訝地問，「亞麗安娜來，怎麼沒有看見你呢？」

「亞麗安娜？什麼時候？」吳放下書站起來。「我並沒有離開過這屋子！」他疑心我在跟他開玩笑。

「我剛剛在下面遇見她，她好像來找過你似的，」我正經地說。

吳馬上跑到窗前，把頭伸出去望下面的街。

「她已經走遠了，」我在後面拍着他底肩膀玩笑地說，「我知道你近來頗愛她，你不怕杭可拿手槍打你嗎？」

「杭可早就跟她在一起了，」吳微笑地答道。「她對我說過她並不愛杭可，杭可不過是她的許多同志中間的一個罷了。」

『那麼她對你的態度怎樣？』

『我不過……』

『不過是她底許多同志中間的一個罷了，』我連忙接口說下去。

『不錯，』吳忽然大笑起來。『我不過是她底許多同志中間的一個……』吳遲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話：『而且她生得並不漂亮。』

『但也不醜。……我愛她底勇敢，我愛她底坦白。』

『我最愛的是她底……這個我現在不告訴你。』吳得意地說。吳素來愛賣弄玄虛，說話每說到重要的地方便住了口，使人捺不住好奇心，一定要聽下去，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再說。這舉動最使我不高興。我屢次想法對他報復都沒有成功。

『她剛纔給了我一封信……這是不能夠給你看的。』我從袋裏摸出信，故意在他底眼前晃一下，給我。』吳伸過手來拿。

『爲什麼要給你？你知道是寫給誰的？』

『自然是寫給我的，』吳毫不遲疑地說。

『不，這是寫給我的！』我做出得意的樣子。

『我不相信，你和她還沒有交情，』吳搖頭說。

『那麼關於我們大家的事，她也不可以跟我商量嗎？』我說着便把信放回在袋裏。

『說到這件事她也不會單寫信給你而不給我的。……快把信給我！』吳有點着急了。

「這樣說來，亞麗安娜豈不是成了你底專利品嗎？」我大笑起來。「好，給你吧，我沒有話可說了。」說着我便把信取出來給了他。

吳聽見我底話也笑了。他接過了信，一面拆，一面說：「不要老是這樣開玩笑，外國女人和中國女人不同，她們並沒有那種小家子氣，她們不怕人拿她們開玩笑。」

「快讀信吧，你底這種中外婦女優劣論我已經聽够了。」我又忍不住笑了。
我說完，並不等他讀信就走開了，回到自己底房裏。

二十多分鐘以後有人在敲門。

「進來，」我不注意地說。

進來的是吳，他已經換好衣服，是預備出街的樣子，臉上籠罩着一片愁雲，他底那雙自以為女人見了就要軟骨的眼睛裏射出憂鬱的光。他咬着嘴唇皮，不說話。

「什麼事？」我笑着問，「亞麗安娜信裏有什麼話使你不快活嗎？」

「她被驅逐了！」吳憤激地、無助地攤開兩手。

驅逐了！這幾個字向我底頭打來，像鞭子一般。我底心情馬上改變了。在我底心裏這時候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同情？是憤怒？是崇敬？是慚愧？我說不出。在我底眼前那個二十歲的團團臉的波蘭女郎底小影立刻現了出來，而且不住地往上升，升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我也清楚地知道她是要去了，遠遠地去了。